

# 十八楼窗外的风景

□查理森

六月中旬,因为心脏手术后调养和护理的需要,我在小区里临时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是位于十八层的一套小户型房。房间虽然不大,但结构布局紧凑简洁,方便起居护理,十分适合我的康复调养。

房子所在的这栋楼,位于小区的东南角。阳台和窗户朝北,因为楼层较高,恰到好处地避开了周边楼宇的遮挡,有了一个一望无垠的开阔视野,能够眺望到东、北两个方向很远的风景。

出院后的第一个月里,手术伤口正处愈合期,身体又很虚弱,行动不便,我躺在床上时间居多,只有在需要解手或是饮食、服药时,才由家人抱扶着起来,完事后又躺到床上,静心养伤。

然而,即便是躺在床上,我也竭力睁大眼睛向窗外张望,虽然这个姿势并不是看世界的正常角度。每天早晨醒来之后,目光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窗毫无目的地眺望出去,视野里是周边楼宇高低错落的屋顶,能看到有的屋顶上面随意地搁置着一些杂物,有的搭建了庭院式的玻璃屋阳光房。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也或许是属于“违建”而被弃之,所以我一直未见有人在那房里活动。再向北望去,稍远处,一根高大的烟囱映入我的眼帘。我知道,它就是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到过的紧邻天宁寺的原北京第二热电厂的那根烟囱。180米的水泥躯干远远高出了远近所有建筑物,鹤立鸡群般矗立于天地之间。见到它,我心里不禁有点好奇:咋和它这么有缘呢?写就写了吧,现在竟然每天都要面对它。

烟囱远远地无声地矗立在那儿,从十八楼的角度望过去,已没有了我以前站在地上仰视它时的那种雄伟、高大、坚硬的感觉,看上去更像是大地竖起

的一只无名指,直直地指向天空。又像是一根无帆的桅杆,寂寞地立着,而无法将所依附的大地之舟引向远方,一如躺在病床上的我,暂时也失去了行动的力量。

时值盛夏,天亮得早,而且晴天居多,我常常在清晨五点多就醒来,窗外已是阳光普照。有时候天上散乱地挂着几片白的或乌的云,像画童随手涂抹的几笔颜料;有时候是纯粹的一片蓝色,无边无际,纯粹和辽阔得让我心头荡漾起莫名的激动。白天,桥上、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激活了城市的每一个细胞;夜幕降临,远方、近处,万家灯火,五光十色,上演起生活的一幕幕大戏。几平方米的玻璃窗宛如一方银幕,每天都在为我放映活色生香的人间风景。到了七月底,连续几天暴雨如注,疾风咆哮,乱云飞渡,电闪雷鸣,似乎把我和天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

窗外这广阔无垠、千变万化的风景,让躺在床上的我有遐想的空间,而不至于因为行动受限,产生寂寞苦闷甚至抑郁的情绪。但是,我清醒地知道,躺着看到的风景是片面的。于是,我琢磨着在身体状况允许时,一定要用站立姿势凭窗远望,真切地欣赏一下这气象万千的风景,细腻地享受一下极目辽阔的喜悦。

就这样迎送日月升降、风起云走,我的身体一天天康复,按医生的嘱咐,我开始做一点轻微的活动。每天先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一番,感觉可以站立的时候,我便倚扶在卧室和阳台连通处的门框,把目光尽可能远地向北、向东投射过去,贪婪地似要把天地万物都装进眼眶里。

一个丽日蓝天的日子,我面向着东方,目光从一片由近至远、参差错落的高大建筑顶上越过,清晰地看到了很远的地方,一个柱形的建筑从一片高楼大厦中挺拔而出,显示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势——那就是名闻遐迩的中国尊。我曾经多次近距离仰望过它,感觉是高不可攀又有几分泰山山顶的压抑。而这会儿从如此遥远且貌似平行的角度看过去,它虽高大依旧,但曾经的压抑感没了。这让我瞬间得到一个启示:距离不仅产生美,而且是化解神秘和压力的有效途径。

看累了,我便回床躺下,是补充体力,也是回味观景的感受。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火车行驶的声音。家人告诉我,这是北京西站发出的复兴号高铁,也可能是往北京西站开进来的和谐号高铁。我这才想起来,距我们小区东墙二三百米开外,就是一条进出北京西站的铁路,而小区的南边,更早的时候即是著名的广安门货运车站。若是在二三十年前,我在十八楼不仅能看见火车绿色的身影,而且还能听到响亮的汽笛声,这声音曾经就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而今,似乎听不到汽笛声了。在我看来,以前的火车像是个豪横、自信、爱摆谱的愣头小伙,动不动就要扯开嗓子号几声,以博得人们关注;而今的高铁则似一位内敛、稳重、有内涵的行者,心无旁骛,不事张扬,只把精力凝聚在行动上,不达目的不要休。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跑出了更快的速度,抵达了更远的地方。

万里无云时,透过窗户向北眺望,视线的尽头是莽莽燕山山脉连绵起伏的山脊。因为遥远,所以朦胧,我只能在心里畅想它的雄伟和险峻,而近处的城市风景则是我熟悉的,路上的每一座建筑、每一座立交桥,每一处红绿灯,我都有着深深的印象。当然,也包括了那根高大的烟囱和它旁边的天宁寺。眼下,站在十八楼,我看不见天宁寺以及寺里的砖塔,只能看见热电厂的这根烟囱。我不知道这根年近50岁的烟囱还能立多久,尽管我曾经设想并期望,会有人来对它进行一番改造,让它在失去实用价值以后,能焕发出别样风采。相比而言,我更相

信已经900多岁的天宁寺塔,还会有更长久的寿命。虽然,它没有烟囱那么高大。

而当我把目光从遥远处的万千风光收回来,俯瞰我们小区时,过往日子熟悉的风景,甚至每天都与之融为一体,也有了别一番趣味。绿树成荫、小桥流水、花草葳蕤、鸟鸣虫吟的小区,从高空看下去,整个布局原来是一个大大的“回”字形,12栋楼房围成一圈,相当于“回”字最外面的那个“口”字,而中心的下沉式花园,被苍翠的树木围绕,又组成了“回”字中间的那个“口”字,而且是一个绿色的“口”字,这便让我们生活的空间越发显得生机盎然,四季如画了。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不已。

日子在我每天的远望近观中不知不觉地溜过,转眼已到了术后的第五个月了。家人的细心照料、医生的定期指导,还有亲朋好友的鼓励与关怀,让我的康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此时,时令又到了西风起黄叶飞的深秋了。每年到了此时,小区里的树叶大多数由绿转黄,几棵高大的柿子树也会按部就班地挂起“红灯笼”,以前走在园子里脚踏满地的落叶,不免会有些悲秋的情绪在心头盘旋。而此刻,当我站在十八楼的阳台,看到的却是一番令我感慨的景象:道路绿旁的槭树枫树梧桐树静静地矗立着,曾经的满枝绿叶被秋风秋雨染成了金黄或淡红,阳光下,鲜亮得耀眼。一阵西风扑来,这些叶儿便争先恐后地扑向大地的怀抱,姿态是那样的轻盈和潇洒。这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敬意,过去的日子里,这些树无私地装点着人间风景,编织了绿荫花冠,而今,顺天应时,急流勇退,不和寒风斗狠,自甘落尽繁华,潜心养精蓄锐,静静地等待下一度春风,再开启新的生命旅程。这是何等的智慧和聪颖?

虽然阳光照亮了前方的一切,但寒冷不可阻挡地降临了。这是岁月既定的逻辑,这是上苍对生命的考验。在经过这一个特殊的热暑和清秋之后,我对步步逼近的北风不再畏惧。我深知,花开花落、冬去春来,不过是十八楼窗外的一场风景变幻,我们只需坦然地面对就好。

## 植物的使命

穿过芦苇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当心,这些芦苇的叶片边缘有锯齿,不小心就会伤到皮肤。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在这些叶片当中行走。如此宽阔的芦苇荡,在黄河边的湿地里,在沙漠的边缘——简直让人感到惊讶。粗壮的芦苇挺直,比人还高,其叶狭长飘逸,随风摆动,为陆地和水域画出一道界线。

此时刚过立秋,古城湾人工湿地依然是一片翠绿。再过一段时间,入秋之后,芦苇将抽出金黄的穗,及至秋深,芦穗如芒绽放,洁白如絮。这些芦苇在风中摆动,逆光时有着极为温柔的质地。

这样的美景,是古城湾人工湿地里的一帧小照,因为一年四季,这里都有漂亮的景致。可是芦苇并不是只用来拍照的,它们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职责。芦苇的根系发达,可以紧紧伸入泥沙之中,吸收并储存水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有害物质。它们内部有发达的管道,可以把根系里吸收的水分送到身体的各个角落。那么,重金属最后去哪里了呢?

解说员说,最后,都留在了芦苇的身体里。

我对芦苇肃然起敬。

这边是黄菖蒲。我以为是菖蒲,但解说员说不是。她还介绍了黄菖蒲和菖蒲的区别:一个叶片的边缘会有卷曲,叶片是波浪状,另一个叶片非常平滑光洁;它们的花序也有些不同。黄菖蒲栽种得密密麻麻,在这片人工湿地里,它们规模浩大,此时花期已过,它们结出了累累的果荚。黄菖蒲开黄花,盛花期时,在一片翠绿之上开出连绵的黄色花朵,花朵高高地擎起,像“幸福的黄手帕”。

此地的黄菖蒲,根系也很发达,与芦苇一样承担着水质净化的职责。它负责吸收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将这些东西转化为其自身的能量,从而防止水体富营养化;同时也吸收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为水质净化发挥作用。

这是一片潜流湿地,种在这里的每一种植物都肩负使命。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穿吴忠城而过,人谓之“水韵吴忠”。黄河在生态治理中尤为重要,吴忠的黄河水从前比较黄。在吴忠,有四条主要的人黄排水沟,分别是清水沟、南干沟、罗家河、苦水河。四水入黄,如果四水都是污水,黄河自然就不能清了。

位于吴忠市的古城湾人工湿地,处在第一污水处理厂的人黄口末端,它就是为了解决污水处理厂所排放的尾水而实施的水质提升工程。污水厂处理完的水,流入这片浩荡的植物王国,对水质做深层洁净。这片人工湿地,就如同一片绿色的“滤网”,把入黄的水再“洗”一遍。

## 在水一方

□周华诚

芦苇、菖蒲、黄菖蒲、香蒲、千屈菜、水葱等水生植物,都生长在这片潜流湿地。古城湾人工湿地占地240亩,187亩的潜流湿地是核心。潜流,就是你看不到水流。这片湿地里,填充了河卵石、砾石、火山岩等物料,上层则种植着一望无际的植物。

潜流湿地种什么植物,首要条件,是其对污水中的有机物、氨氮、磷酸盐及重金属的消化功能——而不是开什么颜色的花,结什么形状的果。花和果,在我们行走湿地时,所见皆有。黄菖蒲的果实硕大而骄傲,千屈菜的紫色花穗团聚着众多的碎花,密密匝匝,花簇如旗,举在风中,就像薰衣草——用一种植物形容另一种植物,这显然是一个蹩脚的比喻。因为这里的千屈菜,比薰衣草更令人瞩目。除了花穗很长、姿态优雅,千屈菜能够吸附并在其体内积累一些重金属离子,如铅、镉、铜、锌等,由此让水体中的重金属浓度降低,也能降低水体中的氮、磷浓度。

此刻,我多么希望能遇到一位植物学家。我想翻一翻他的工作笔记,看看他做实验的一行行数据,以便我能更好地了解这些默默无闻的植物朋友——除了显而易见的优点,比如它们都耐盐碱、耐寒。相比水葱遇大风容易倒伏、千屈菜叶子容易脱落,我更想知道:黄菖蒲怎么样昼夜不息地吞噬重金属,仿佛是一头吞金兽;芦苇如何转化它体内的金子,让自己在深秋和初冬的时候绽放那般温情的白;典型的水生植物千屈菜,又是如何把花开出那样浪漫的紫色。而对于水葱,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它们是如何在完美达成净化水质任务的同时,做到让自己的内心如此中空而谦虚的?

## 自然的耳语

在一个荷池前,我们驻足。时值正午,阳光热烈。“嘘”,我忽然听到了一阵

极轻微细碎的声音。像是风吹过树林,林梢上叶子沙沙作响;又像是许多蝴蝶会集,在一片花朵之上扇动翅膀;或者,像是夏日清晨的浅浅梦中,一阵微雨洒过窗外草叶。

这声音太轻了,太细了。这是一片表面流人工湿地。如果说潜流其实看不见水流的话,那么表面流,就是水在眼前,在池中。池水清澈见底,水面有藻类、浮萍,以及睡莲、龙须眼子菜,各自娴静,彼此自在。表面流,是这座古城湾人工湿地的最后一道工序。所谓人工湿地,就是利用人工的技术,模拟出自然的平衡,再利用自然的力量,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污染。

这个表面流人工湿地,看起来就像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沼泽地。水面的藻类、浮萍,能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提高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促进微生物的活性。我们在沼泽旁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藻类、浮萍和睡莲之下,真的有许多小鱼儿穿行其间。

莫非,那水面上细微的声音,是水中小鱼儿在说话?

这块200多亩的人工湿地,是会呼吸的生态系统。鱼儿在水中自由地游动,它们的身影随着阳光的照射变得模糊又清晰。它们自由又灵动,如果不集中注意力,你都发现不了它们。古语形容鱼吃东西的声音,叫作“唼喋”,如果不是鱼儿在说话,那大概是鱼儿在唼喋,甚至有可能是相濡以沫。这么美的地方,它们当然可以相濡以沫,繁衍生息。

或者,莫非是绿色丛林之中,鸟儿的声音?

仔细观察,湿地里果然偶尔有水鸟掠过。它们的翅膀划过水面,荡出小小的涟漪。在这绿色之中,白鹭、苍鹭、白琵鹭、普通鸬鹚等鸟类都栖息于此。因生态的改善,生物多样性大大丰富,过去一些没出现过的鸟类也飞来了。或许,真是鸟儿藏在鸟类的阴影里打盹,在梦中窃窃私语呢。

又或者,是花开的声音?

湿地的解说员告诉我们,每天大约有几万吨的水流向这一片湿地。经过湿地的绿色植物们的劳作,呼吸吐纳之间,洗去了六成以上的污染物。水质大幅提升后,再经过两个提升泵输送管道,输送到城市周边。这净化后的水,一半滴入支流进入黄河,另一半则成为城市绿化用水,循环再利用。也正是这些水,浇灌出了无尽的花朵,大地花开,岂不是也发出纷纷繁繁的美妙乐音?

我闭上眼睛,感受这片沼泽地的声音。那声音微小、细密,噼里啪啦,啪啪嗒嗒,叽叽啾啾,无尽无止,它们交织、重叠,编织出夏日的交响曲。

你听,你细听,每一种声音,都像像是大自然的耳语。



燕子花  
宗玉柱 摄



燕子花  
宗玉柱 摄

在山中,房东老陈和实际年龄不相符,几乎看不到年老的影子,活脱脱一年轻小伙子。登山永远在前,见到好看的野花,绝不保持沉默,必须大声喊道“太美了”。他的“太美了”成为标志,每见一种野花,一定说这三个字,感染力十足。

房东老陈往前冲,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在后面累得狼狈,真佩服他的身体。我无法跟上他的脚步,在高丽明子边上停下来,挺直身子休息。小杜鹃在附近不停鸣叫,我张望了半天,想象它张着大嘴。小杜鹃叫声有特点,它喜欢在大树顶鸣叫,哨音叠叠,叫声为六个音节。小杜鹃的土名也有意思,当地人称“阴天有钱打酒喝喝”,前面加上“阴天”,可能为了和小杜鹃发声的节奏一致;也可能是起名字的人当时酒喝多了,迷迷糊糊中记下了听到的小杜鹃叫声。起名字的人真逗,想来是个蛮有意思的人。

我扶着高丽明子,抬头望着高大的树冠。高丽明子简直是中药树,具有不少药用价值:其叶及树皮能够治疗肿瘤;树皮内皮粉制成药,能治疗伤口和久不愈合的溃疡;它的茎和枝被认为有祛风湿的功能,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花则可用于止血。

山上空气清新,吸一口气很舒服,有青草的香味。房东老陈标志性的“太美了”在山中回荡,直往耳朵里钻。他这声叫喊和小杜鹃的鸣声,纠缠在一起。房东老陈肯定发现了好看的花,要不然怎么又惊呼“太美了”?我被他的声音吸引住,离开高丽明子,向他奔去。

从这里到房东老陈所在之处不算多远,但在山上走得急,还是有点气喘。房东老陈正蹲下身子看着一种蓝紫色花。我看上去觉得眼熟,一时想不起来,不敢开口乱讲。不等我问道,房东老陈说:“不愧叫燕子花,叶子的形状确实太像了,尤其这蓝紫色勾引人心。”原来是燕子花,我去过见过几次面,难怪觉得眼熟。

昨天朋友知道我在长白山后,微信发来一张花的图片,问见过此花没有。我通过百度识万物,辨认为燕子花。朋友回答说,花的颜色他喜爱,如果遇上,可从各个角度多拍几张,能带露珠的更好。房东老陈话音刚落,回味朋友微信中的嘱托,好似过去说的“无巧不成书”。

我喜欢燕子花。蓝紫色的燕子花,似燕子着于枝头,花造型奇特,姿态优雅从容,庄重大方,不浓烈,不娇艳。蓝紫色介乎紫和蓝间,看上去温柔中带着清冷,让人不忍忘记。

房东老陈仰起头,他的眼神,淳朴无杂质。他发觉我对燕子花的喜爱,说了令我想象不到的一句:“花好看,但尽量不要采摘。它离开枝干,不一会儿便会枯萎,丢到荒山野岭,怪可惜的。”房东老陈说完这话,又低头注视着燕子花,似乎这话是对别人说的。

我紧张起来,举起相机,在镜头中关注燕子花,想拍枝头花朵特写,凸显花的个性。这是为了完成朋友的心愿,多拍几个镜头,好歹有个交代。看到花瓣上水珠滚动,我调整位置,保持水平状态,拍出来的画面便会有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同时利用光影体现质感,从侧逆光突出水珠透亮感。我绝不会为了拍出水珠,而动手调整花瓣上水珠的大小。

## 花的信仰

□高维生

房东老陈看我给燕子花拍照而凝神,他二话不说,独自继续往前走,让我可以静下心来,不受任何干扰,选择自己需要的角度。

我带着满意的画面,挎着相机离开了燕子花。乌鸦的叫声又响了起来,一进入山坡,就听到它们粗哑的叫声,听起来不怎么好听,带着一股阴冷气。我听到房东老陈说,前面这一行足印,就是野猪拱翻的痕迹,从中能见出这头猪个头不小。

我们继续往前走,房东老陈说靠山吃山,野菜不够吃就去采。他神秘地说,采点银钱草嫩芽,让我尝尝鲜儿。上午,房东老陈陪我在山上走了3个小时,采了许多黄花菜,做了黄花菜和酱炒鸡蛋。味道果然不一般,是晒干的黄花菜无法相比的,吃一次,这辈子便无法忘记。

## 野猪牙

漂亮的花,名字却不太好听。我和向导小李登上山坡,便发现了猪牙花,这是我在长白山区碰上的最大的一片。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吃惊而激动,又有些发愣。后来小李说,真后悔没有用手机录像,让我看看那时自己的表情。

四月,蓝大胆进入求偶期,鸣叫声哀婉,还有些沙哑。蓝大胆在长白山区随处可见,于林缘处活动,最常见的地方是路边或林子交界的地方。蓝大胆生性活泼,遇人时不惊慌,而是停在树干上,一动不动地张望。

五峰山海拔1055米,因为有5个山峰而得名。我和向导小李登了差不多200多米,正是在蓝大胆的鸣声中,在山顶上遇见了猪牙花。

猪牙花下部有近三齿状的斑纹,它有着阔卵形叶片,每两枚叶片中央,托起紫白色的花儿。紫红花冠,花丝为钻形,共有3裂柱头。猪牙花与众不同,6枚花瓣反折,令人想象到野猪的牙齿,因此有了学名“猪牙花”,与它的土名“野猪牙”,仅有一字之差。

猪牙花的叶子布有好看的花纹,花儿气味清香,体态柔美人,果实形状特别,深受园艺家欣赏。四月时节,长白山区积雪消融,猪牙花忍耐不住对春天的期待,不顾清寒卸下冬装,便会在春风中开放。此花为早春开花的百合科,多年生球根花卉,是早春的蜜源植物。四至五月开花,生育期仅两个月,一入初夏,便会进入休眠状态。

猪牙花花期短,但在有限的时间中,在大地上开得灿烂。猪牙花是观赏花,也是天然的美味。从根状茎提取淀粉,用其做面包包子,能够看清甜的颜色;采回的猪牙花嫩苗和花蕾,放入沸水中焯,捞出来在清水中浸泡,多次过水,腌渍一下炒吃,能拌凉菜和蘸酱;秋季挖掘根状茎,去杂质洗净,可煮食、蒸食、炖食或酿酒。小时候的春天,闹荒菜的时候,在姥姥家和舅舅背着土篮子,便去后山上挖猪牙花的根。刚挖出的根还带着泥土气息,回家清洗干净,在灶坑的炭火中烧着吃。根茎烧熟后,和土豆似的面嘟嘟的。

我跟在向导小李身后,估计现在海拔300多米处。白头翁、深山毛茛、黄花堇菜、延胡索、驴蹄草,几天不见全都开放了,它们都是早春花。但,最惹眼的还是猪牙花。